
明史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三十五

鐵鉉鄧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嘗讞疑獄立白太祖喜字之曰鼎石建文初為山東參政李景隆之北伐也鉉督餉給軍食景隆兵敗白溝河棄其師單騎走德州一時城戍望風先

遺鉉與參軍高巍感奮涕泣自臨邑趨濟南誓以死守而燕兵攻德州景隆遂棄德州走濟南依鉉德州城陷燕王收其儲蓄百餘萬勢益張遂攻濟南景隆接戰復大敗南奔鉉與參將盛庸等乘城禦燕盡敗其攻具城壞輒晝布為帷夜羃之遠望若城而潛施版築其內敵初不敢逼既而覺之發大礮擊鉉書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城上敵相顧不敢發礮燕王憤甚堰濟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賊且就縛令守陴軍士皆哭已而麾呼曰願降乃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且請退兵十里無擾百姓當是時燕王精兵

已踰年從下永平保定二府諸州縣旋破旋復堅守不肯下至是聞願降乃大喜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畫疆自守金陵不難圖也亟下令退軍受降軍中皆大喜呼萬歲明日燕王乘駿馬張蓋鼓吹徐行過橋及甕城甕城舊有垂門懸之不下鉉預戒壯士伏城上候燕王入城聽城下人呼千歲則急下垂門而別設伏撤橋欲盡殲燕衆燕王甫及城城下人遽呼千歲門縣下中王馬首王大驚急棄所乘馬取從馬走而橋下伏發斷橋橋倉卒不可拔王鞭馬得疾馳去鉉乘衆掩擊大敗之夜復與盛庸等

研其營燕兵潰走鉉等乘勢奮擊斬獲無算遂復德州帝聞捷大悅遣官慰勞賜銀幣封其三世擢鉉山東布政使封庸歷城侯尋進鉉兵部尚書參庸軍務尋復大敗燕王於東昌斬大將張玉再戰再敗之燕王奔還北平自是燕兵南下不敢復道濟南比燕兵漸逼帝命遼東總兵官楊文將所部兵十萬至濟南與鉉合絕燕之後文師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邀擊遂潰散無一至濟南者鉉與諸將致力禦燕復敗之小河已而燕師渡江鉉屯兵淮上衆潰被擒至殿前鉉背闕立大罵乃割其膝截其耳鼻令一反顧終不

得乃寸磔之並死罵不絕聲年三十七子福安年廿
二發河池千戶所充軍康安七歲發營繕所充匠壽
哥死女玉兒四歲發教坊司父仲名年八十三矣與
母薛並安置海南其卒免族誅者謂鉉非朝臣也福
王時贈太保謚忠襄
盛庸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女為故
南王有數妃建文初以參將從耿炳文北伐炳文破
召還李景隆代之遂隸景隆麾下二年景隆為燕所
敗棄師遁庸入濟南與鐵鉉等合力禦燕大挫燕衆燕
王亟解圍北還旋聞封歷城侯食祿千石壽命為千

燕將軍總兵官陳暉平安為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為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軍北進會兵德州帝下詔誡諭諸將士毋傷燕王使朕負殺叔父名是時燕王方破滄州略其輜重還北平道經德州庸遣輕騎襲其後燕王乃獨率數十騎為殿庸兵不敢擊已而將略東昌庸嚴兵待之背城陣燕兵鼓譟直前溥左翼不動後衝其中堅庸開壁縱燕兵入圍之數重會燕將朱能等率番騎薄東北角王乘間易服躍馬突圍出從騎盡殲殺其大將張玉再戰再敗之斬獲萬計燕王獨以一騎殿後退至館陶庸飛檄真定

滄州德州水陸將角遮歸路燕精銳喪失殆盡卒以
帝命無敢傷燕王者燕王遂還北平露布至京召諭
中外享太廟告捷明年燕王復出保定庸營於夾河
燕王以三騎來覘掠其陣而過庸軍皆擁盾自蔽既
而燕將譚淵董真保等進攻皆為庸軍所殺燕兵大
敗會日暮斂兵燕王獨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天明
引馬鳴角穿營去諸將士相顧憤愕不敢發一矢明
日復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互勝負兩軍
皆疲將士各坐息復起戰忽東北風大發塵蔽天昏
晝庸軍士迷逆砂礫燕兵乘風大呼橫擊蹂踏死者

無算庸退保德州先是庸出夾河約吳傑平安等出真定攻北平將至聞庸敗遂還及安等敗於靈壁被陷庸獨將兵列戰艦淮之南岸拒燕而燕將丘福等潛濟出庸後庸不能軍燕王遂渡淮庸據守浦口燕王從盱眙出揚州將謀渡江庸率諸將奮擊敗之燕師既深入不得渡又無後援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番騎至殊死戰庸小却帝遣都督陳瑄來援瑄竟叛率舟師迎燕燕王乘瑄舟徑渡庸倉卒聚海艘出高資港迎戰不勝軍潰散嗣是不復有拒燕者矣燕王稱帝庸尚擁兵淮上乃賜勅句以小衆未定命

御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
兵革憊於轉輸鄉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
致仕無何千戶王欽訐庸罪狀欽立進指揮同知賚
銀百兩都御史陳瑛因劾庸怨望有異圖遂削庸爵
庸自殺

平安滁人父定從太祖起兵官濟寧指揮僉事從常
遇春定山東河南至元都戰歿安初與周舍道舍馬
兒金剛奴也先買驢真童潑兒皆為太祖義兒及定
歿安襲定職遷密雲指揮使進右軍都督僉事建文
元年從李景隆北伐為先鋒時燕王將渡白溝河安

率萬騎邀擊之燕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識吾用兵以技敵為先鋒令當先破之使敵人喪膽及戰飄為安所敗燕王踉蹌夜走失道從者僅三騎下馬伏地視河流辨來向始知營壘所在明日再戰燕將房寬先登安敗之驍將陳亨被創幾死北兵大敗燕王見陣後塵起率七騎馳赴左右止王勿前王曰敵精銳所在吾當之敵不敢傷我當是時王馬凡三易三被創矢三服都盡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亂燕因縱火焚諸營安等皆潰燕兵圍濟南安諜出御河奪燕餉舟延而圍解明年燕敗盛庸於夾河乘勢廻

軍與安戰於翠家橋安奮擊大破之擒其將薛祿無何逸去再戰滹沱河又破之安於陣中縛樓高數丈戰酣輒升高以望發強弩射燕軍矢下如雨集燕王旗如蝟毛忽大風起發屋拔樹聲如雷都指揮鄧戩陳鵬等陷敵中安遂敗入真定燕王數出犯所向皆靡安與盛庸二軍屢挫之王不得還踰月燕師出大名安不意逆戰而與庸及吳傑等分兵擾其餉道燕王苦之遣指揮武勝奉書於朝請撤安等息兵帝覽書頗感之而燕將李遠等方潛走沛縣焚糧舟掠彰德破尾尖寨諭降林縣勢且南下安於是率萬騎直

走北平至平村去城五十里而軍燕王擢遼劉江等
馳救安亦引還與燕將李彬戰於楊村敗之燕兵破
蕭縣安統大軍營於小河張左右翼以進合戰大敗
之斬其將陳文再戰再敗之又斬其將王真真在燕
最稱敢戰燕王常曰奮勇如王真何事不成至是為
安所殺燕王乃身自迎戰安挺鎗大呼直前刺王馬
忽蹶燕王脫走燕軍中大懼移軍齊眉山安復進搏
戰自午至酉又敗之燕諸將皆請還軍圖後舉王太
怒諸將不敢復言而何福又引軍來與安合燕軍中
益大懼燕王晝夜擐甲不寐福欲持久以老燕師稍

營壘掘深塹築壘自固而運糧實其中會糧乏安分兵逆糧東燕王以精騎遮之軍分為二福開壁來援為高煦所敗將移軍淮河就糧燕軍猝薄其壘軍中大亂人馬墜壕塹俱滿福單騎走而安及陳暉馬溥徐真孫武等三十七人皆被執文臣宦官在軍被執者百五十餘人燕軍既得安懽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安屢敗燕兵斬驍將數人燕軍莫敢嬰其鋒至是爭請殺之燕王惜其勇簡銳卒衛送北平命世子及郡資等善視之王即帝位以安為北平都指揮使尋進行後府都督僉事成祖常笑問安曰向非

爲獵當如何安曰刺陛下如拉朽耳永樂七年帝巡北京將至謂左右曰平保兒尚在耶保兒安小字也安聞之遂自殺命以指揮使祿給其子

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也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太祖十六女諸駙馬中先愛殷十九年命殷提督山東學較賜勅褒之謂殷通經史堪爲儒宗時勳戚中惟李文忠以上公典國學及殷以駙馬視學政當世以爲榮太祖春秋高諸王强盛殷嘗受密命輔皇太孫及燕師逼建文帝命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號令嚴明燕王轉

戰三年所得州縣俱不能守師又數敗甚窘會有内
間言南朝遣兵皆在山東京師空虛者遂引兵直趨
淮南南軍反屬存後亟來追倉皇戰不利沿淮相持
者數日南軍大潰諸將皆被執燕王遂遣使假道於
殷欲進香者為名殷答書曰進香高皇帝有禁王不遵
是不孝也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之惡天命
有歸非人所能阻殷割使者耳鼻謂之曰留汝口歸
言殿史恩義王為之氣沮會鳳陽知府徐安亦拆浮
橋絕舟楫以遏燕燕師卒不得渡淮乃涉泗水出天
長瀕遶揚州王既即帝位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

招殷公玉噓指血寄書殷乃還京師帝聞殷至大喜迎勞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帝默然永樂二年都御史陳瑛奏殷畜養亡命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咒乞正其罪帝因諭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儀仗從人之數而別命錦衣衛執殷家人送遼東三年冬十月殷入朝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曦擠殷死笪橋下而奏殷自投水死公主牽帝衣大哭曰駙馬安在帝笑曰毋自苦當為公主蹤跡賊俄而都督同知許成發其事帝怒詰深曦曰若與梅都尉仇耶二人曰上命也奈何罪

既帝大怒命捷落二人盡下獄論斬籍其家遣官為
殷治喪塋殷于永真已為孝陵衛指揮使復官其弟
順昌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景福為旗手衛指揮
使謚殷曰榮定而封許成為永新伯賜公主書曰駙
馬梅殷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兄甚疑
之咨訪窮捜不得其實令都督許成來首已加爵賞
謀害之人悉置重法特報妹知之厄刺灰者降人也
事殷久謂深曦實殺殷請於帝斷二人手足剖其腸
祭殷遂自縊死十二月進封寧國公主為寧國長公
主命戶部全給順昌等月俸米尋復命全給長公主

歲祿宣德中與世襲孫統舉成化辛丑進士為定遠知縣忤上官棄歸襲武階為中都副留守初公主聞燕王反常貽書責以大義不答燕王至淮北亦貽書公主命還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太祖第二女也當燕兵初起駙馬都尉李堅以尚大名公主封滎城侯拜副將軍從耿炳文北伐敗於真定為薛祿所刺墜馬將刃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勿殺遂縛以見燕王檻送北平道卒而懷寧公主婿王寧常為燕王通語言洩禁中事永樂初封永春侯張禹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工部右侍郎建文

帝即位諸王多不奉法廷臣建議藩國吏置守臣乃以昺為北平布政使與都指揮謝貴並受密命伺察燕事昺則王稱疾久不出謀甚秘昺知必為變乃部署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燕將張玉朱能屢請王起兵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燕府官校王偽請官校置庭中將付使者紿昺貴入至端禮門為伏兵所執昺不屈死燕王入京族昺家戮數其近戚程亨等永樂初帝嘗夢昺被髮為厲出其屍戮之面如生正德中知州馬如驥立祠祀之福王時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謚節愍

謝貴來詳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擢河南都指揮僉事二十八年坐法當死尋宥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初齊泰薦貴智勇可任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察燕事即有變先發後聞元年六月貴部署七衛兵布城中迫王城外墻以木柵斷端禮門王亦集護衛勇士八百人為之備張玉朱能請先擒貴及張昺王曰彼防守嚴密難獲當以計致之令中人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令中人召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夫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召貴昺久之至衛從甚盛至外門門

者呵止惟貴罵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貴罵不屈貴罵同日死貴被擒軍士散走張玉等率勇士捕之夜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未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大呼市中曰燕王反從我者賞集兵千餘人將入端禮門王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盡奪九門燕師遂起福王時贈貴英山伯謚勇愍贈二舒城伯謚武壯

葛誠來拜何許人為燕王府長史建文初王使誠奏事京師現朝廷所為帝召見問府中事誠具以實對遣還王佯病盛暑擁爐坐呼寒張昺謝貴等入問疾

鐵容害王貴無病宜爲備易貴既擒誠以與謀被殺護衛指揮盧振受昺貴指與誠爲内應至是亦死與誠俱族其家余逢辰者宣城人有學行爲燕府伴讀王信任之以故得聞異謀乘間力諫知變將作貽書其子讚必死及兵起復泣諫言君父兩不可負死之又北平人杜奇薦王起兵徵才雋之士入府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福王時贈誠大理少卿謚采愍振都督同知逢辰苑馬少卿謚忠愍奇翰林檢討謚貞直

宋忠洪武末爲錦衣衛指揮使百戶有論死非其罪

者敵既敗御史劾之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為人請命何罪為並甯百戶尋為僉都御史劉觀所劾調鳳陽中衛指揮使三十年平羌將軍齊讓征西南無功以忠為參將從將軍楊文討之師旋復官錦衣建文元年忠以都督奉勅總兵三萬屯開平悉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又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和為犄角北平故有永清左右衛忠調其左屯彰德右屯順德約張昺謝貴葛誠為內應以圖燕燕兵殺昺等起兵忠畢兵至居庸關已失守不得進還保懷來燕王度忠必爭居庸率精兵八千卷甲倍

遊擊懷来獲謀者言忠謂將士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屠滅盡努力復讐報國恩燕王急令其家人張旗幟為前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諸將咸喜曰我家固安宋總兵欺我遂倒戈走忠倉卒布陣未成列燕兵一麾渡河鼓譟而進忠敗死之忠之守懷来也都指揮彭聚孫泰與俱及戰泰中流矢血被甲裹創力鬬與聚俱陷陣亡當是時諸將校為燕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其姓名多不可考福王時贈忠壽昌伯謚莊愍泰象小伯謚勇愍贈聚左都督余瑱北平都指揮使初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

居庸關宋忠承制全鎮守關鎮蔚萃得數千人將進
救亂乘燕以議因居庸險隘為北平咽喉鎮據此則
拊我背宜急取遂專力攻鎮鎮且戰且守援兵不至
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紿曰石頭城亦破矣
鎮回石頭城即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死
福洪將贈鎮東陽伯謚襄愍又有陳質者江西都指
揮侯進文初以参將守大同進中軍都督同知助宋
忠保懷來忠敗退守大同代王欲舉兵應燕質持之
不得發燕師攻大同不下蔚州廣昌附於燕旋復
數逆襲祖即位以質擅制代王剽掠已附誅死

馬宣建文時為北平都指揮使守薊州燕兵起張玉以薊州外接大寧兵多騎士三河潞河躍馬可渡不先定將為後患燕王因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時宣累悉發守兵將攻北平遇燕兵戰於公樂驛不利退保薊州與鎮撫曾濬閉城堅守玉等擁衆急攻宣出城再戰敗被擒並擒濬皆不屈宣罵不絕口死事聞建文帝褒卹其家福王時贈宣全椒伯謚忠壯贈濬都指揮

卜萬建文初以都指揮守大寧燕師起萬與都督劉真陳亨以兵援松亭關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燕行

反間貽萬書盛稱萬極讚敗寇緘識牢密召祈獲大
寇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
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
書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
得偕行惟命之從不敢望賞守者為請得俱遣而竟
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真亨搜卒衣
得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已而燕王襲破大寧真
亨遂叛寧遂襲走真以降當大寧破時指揮使朱鑑
率所部拒戰被縛不屈死福王時贈萬左都督贈鑑
督并均謚壯烈

瞿能合肥人父通以開國功累官都督僉事能嗣官以四川都指揮使從涼國公藍玉出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以副總兵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征藍玉破賊雙狼塞燕師起從李景隆為裨將攻北平鋒甚銳能與其子率精騎千餘攻彰義門垂克景隆忌之令候大軍同進於是燕人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冰凝而滑不可登燕王還軍景隆軍大敗退駐白溝河燕軍追及之能父子奮擊所向披靡日曛各收軍明日復戰燕王以七騎馳擊南軍飛矢如注馬三易三創射矢且盡幾為能所及王佯招後軍

以拔之得脫去薄暮能復引衆搏戰大呼感燕斬馘數百指揮俞通淵聚復率衆來會會旋風起陣動王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遂斬能父子通淵聚俱死精兵萬餘人並没南軍由是不振福王時贈能平陽伯謚襄烈贈聚都督同知通淵別有傳

莊得西涼都指揮洪武末召至北平為燕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得一軍獨全後從盛庸戰於夾河斬燕將譚淵已而北兵以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與楚智皂旗張皆死馬智亦都指揮嘗從馮勝藍玉出塞有功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

李景隆統騎兵邀戰輒奮力北人望旗懾服栗至是馬陷被執不屈死之皂旗張不詳其名或曰張能力挽千斤以都指揮充偏將每戰輒麾皂旗先驅軍中呼為皂旗張戰死時猶執皂旗不仆北軍驚異又王指揮者常騎小馬軍中呼小馬王戰白溝河被重創脫胄付其僕曰吾為國死以此報家人立馬植戈而死福王時贈得分水伯謚勇愍贈皂旗張溶安伯謚英烈贈智左都督小馬王都督同知

張倫河北諸衛指揮使馬宣自薊州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令兩衛官率所部南奔結盟報國

初從李景隆繼從盛庸有功後竟死之福王時贈保昌伯謚貞勇

論曰太祖末年元功宿將誅夷殆盡矣建文帝一意右文武臣往往解體炳文景隆舉數十萬衆而委之燕人遂成長驅之勢鉄鉉盛庸收拾於殘創之餘嬰守孤城崎嶇淮上而平安宋忠輩僅以一旅跳盪蜋喬南聿自餘効力死綏身殉行陣者亦寥寥矣燕人得志夫豈偶然也哉

明史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三十六

練子寧　黃觀　黃魁
陳迪　陳性善　彭與明　劉伯完　卓敬　侯泰
郭任　盧迥　陳植　景清　暴昭
茅大芳　周琢　胡閏　高翔　廖昇　鄒瑾　鄭朴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工詩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遷汀州通判改鎮安卒於官子寧少英邁不群與金幼孜素友善謂之曰予異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無相負也洪武十八年以貢士廷試對策言陛下以得人之難詢草茅

之陋謀之可謂廣求之可謂切矣臣不知陛下果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非臣所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非常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非常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

然迄無振國之效何邪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
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令則不
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材
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為難又忍
以區區小故而即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
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
縱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為治陛下興天下之學
校育天下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能成者
未至也臣願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立治經治
事之科嚴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於始則可略於

終能勞於先則可逸於後陛下命臣以致君若世自
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
事畏神人一語至於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
也策奏太祖稱善擢一甲第二授翰林院修撰未幾
丁母艱自始喪以至祥禫力行古禮服闋復除修撰
遷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將見信用
改吏部左侍郎以賢否進退為己任多所建白未幾
拜御史大夫燕師起李景隆北征屢敗召還子寧從
朝班中執景隆數其罪曰若以功臣子為至戚爵上
公奉命出師國家何負於汝汝乃心懷異圖喪師辱

國情誅之不聽憤激叩首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為朝廷除賣國奸臣死有餘罪即陛下赦景隆必無赦臣因大哭求死帝為罷朝燕師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衛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議用事者盛氣詬二人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子詬者愧而止成祖即位執子寧至語不遜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探舌血大書殿甎曰成王安在血入於甎滌之不滅遂磔之族其家姻戚連難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三百七十一人子寧死時

侍媵抱一歲兒匿民間得免萬曆間有練綺者即兒六世孫也或曰妾秦氏有娠生子戍所名善慶云女瓊入浣衣局宣德元年賜敕歸適儒生子寧從子大亨官嘉定知縣聞變同妻沉劉家河死會妾將兒身匿縣民家生子易姓曰侯遂為嘉定人子寧同里人徐子權洪武十八年進士為刑部主事聞子寧死慟哭賦詩自經死子寧善文章方孝孺稱其多學而文弘治中王佐刻其遺文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子寧父子名其堂曰浩然福王時贈子寧太保都御史謚忠貞子權光祿卿謚忠

慧

黄觀字伯瀾一字尚賓貴池人父贊許氏生觀初從許姓受學於元翰林侍制黃冔冔死節於元觀益自砥礪築翠微書舍讀書其中洪武中貢入太學是歲領鄉薦尋罹父艱服闋仍入監繪父母墓為圖瞻拜輒淚下二十四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修撰累遷尚賓司卿禮部右侍郎乃奏復其姓建文初更官制設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本部右侍中仍兼尚賓司卿與方孝孺等並見親用燕王舉兵觀草制諷其散軍歸藩來身謝罪辭極詆斥四年奉詔募兵上

游巡警諸郡兵入援至安慶燕王已渡江矣未幾即
位下令暴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名第六既而索國
寶不知所在或言已付觀出收兵矣命有司追捕收
其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象奴索釵釧出市酒餚觀
妻佯諾悉與奴持去急携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
橋下死觀聞招魂望之江上次李陽河朝服再拜投
羅刹磯湍急處舟人鈎得其棕帽以獻命來蜀象觀
加帽於首判於市籍其家并遠戍姻黨百餘人觀弟
覯先匿其幼子逃之他鄉或云觀妻畢孀居母家遺
腹生子故黄氏有後於貴池觀故宅在學宮西其後

知縣龔守愚即其所立祠祀之有閑幽集錄其遺稾傳世初觀妻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陰雨則見相傳為大士像僧舁至菴中其夜夫人見夢曰我黄狀元妻也比明沃之以水影愈明有愁慘狀其後移至觀祠名翁夫人血影石與觀同為侍郎者曰黄觀不詳何許人有學行習典禮尚書陳迪與觀相愛敬之燕兵入亦不屈死福王時贈觀太子太保謚文貞妻謚貞懿翟贈尚書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穎悟過人讀書十行俱下終身不忘七歲有術者相之曰是兒骨法殊異後必為名

公卿惜血不筆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
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及門黑虎也舉洪武二
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直言無所避忌時制度
未備諸王服乘擬太子敬乘間為太祖言京師天下
視敬令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
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卿言是
朕慮未及此蓋器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
已復稱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歷歷戶部侍郎建文初
敬密奏言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畧酷類高帝北平

形勝之地士馬精强金元所由興也今宜徙封南昌羽翼既剪孽無從生萬一有此亦易控制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惟上留意焉疏入帝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為此言敬叩首曰楊廣於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成祖即位敬被執責之曰佐若建議徙燕幾至搖朕非汝乎汝何敢離間骨肉乃爾敬厲聲曰先帝若用敬言殿下安得至此成祖怒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之曰今上皇帝叔也建文皇帝姪也叔屬一家

何為徒自苦獨不見管仲魏徵事乎敬泣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正朔相承曾無過舉一旦横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於地下乃更欲臣我耶成祖猶不忍殺之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曰昔夫差不殺范蠡而蠡卒沼吳王衍不誅石勒而勒終死衍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耶乃斬之誅其三族臨刑從容嘆曰敬備員大臣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尚如生妻劉女楊奴發教坊司戍云敬女後入宮宣德間赦還歸鄉檢陶其見者多為流涕耨曰卓氏女敬遺難時從父弟敦變姓名為宋瑞三

從而家於仁和至七世始復卓姓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談論凡天官輿地律曆兵刑諸家無不傳究成祖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萬曆初用御史屠叔方言詔建祠表墓福王時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謚忠貞

陳廸字景道其先宣城人祖宥賢國初從征有功世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廸倜儻有志操洪武中辟府學訓導為府草萬壽賀表太祖覽而異之久之以通經薦除翰林院編修遷侍講出為山東左參政捕蝗弭盗多惠政丁內艱起復除雲南右布政使普定曲

靖烏撒烏蒙諸蠻煽亂廸率土兵擊破之獻俘於朝賜金幣建文初徵為禮部尚書時更修制度沿革損益廸議為多會以水旱詔百官集議廸言方今刑獄未清下有冤民宜勅法司擇公廉吏分詣郡邑審錄繫囚又言流民既喪家業復畏公私逋負失令不恤必滙聚為患乞令有司招徠其不願歸故土者聽附籍耕種暫免差徭則民安盜息所言凡二十餘事皆從之尋加太子少保予兼俸辭李景隆等數戰敗廸上疏陳大計受命督運軍儲輸餽絡繹過家未嘗輒入已聞變趨赴京師成祖即位召廸責問抗聲指斥

不為屈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鳳山大呼父累我廸吒使勿言嫂罵不絕口命刲鳳山等舌鼻熱美與食問好否廸曰忠臣孝子肉香美絕異非亂臣賊子比也益唾詈兒死不輟聲人於衣帶中得詩又有五噫歌並悲烈廸妻管氏闔門縊死幼子殊生五月乳母潛置溝中得免八歲為怨家所訐戍撫寧尋從登州為蓬萊人族戚被誅者百八十餘人其謫戍遠者萬曆中始赦還鄉成化中寧國知府涂觀立祠祀廸弘治間裔孫昺舉進士仕至應天府尹亦剛鯁有聲福王時贈廸太保謚忠烈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三十年進士臚唱過御前帝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君子人也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初誠意伯劉基之卒也詔御史李鐸往取遺書登子璉出觀象玩占諸秘冊隨鐸詣闕上之性善故工書法召入便殿繕錄帝威嚴進見者多惴恐或惶汗不成一字性善舉動安詳字畫端好帝大悅賜酒饌由是見親幸建文帝即位薦達流人薛正言等數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籍求以性善言起副都御史帝居東宮時已習知性善名至是遂擢禮部侍郎一日退朝獨留賜坐問治天

下妾道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悉從之已而輒為有司所格性善進見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顧問臣既備處聖聽許臣必行今未幾輒改事罔反汗何以取信天下帝為之動容燕師起改副都御史出監軍靈壁戰敗性善與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皆被執北去悉縱還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見吾君朝服躍馬入於河以死成祖入京師詔加追戮徙其家於邊時餘姚黃墀陳子方與性善友亦同死節萬曆初巡撫浙江御史蕭廩請於會城建祠祀性善暨程本立等許之福王時贈性善太子

太保左都御史謚忠節彭與明者萬安人貢入太學歷兵科給事中刑部員外郎建文初遷按察僉事入為大理右寺丞廉勤敏達以才見推出督軍既被執燕王繼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斷憤裂冠裳變姓名遁去劉伯完亦亡去不知所終

暴昭潞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三十年擢刑部右侍郎明年遷左都御史未幾改刑部尚書耿介有峻節布衣麻屨以清儉知名建文初充北平採訪使具得燕邸不法狀密疏聞且請預為備燕兵起徙北平布政司於真定昭以尚書掌司事與

鐵鉉畢忠以經畫平安諸軍敗召歸未幾金川門陷
昭出亡被執見成祖不為屈成祖怒命去其舌截手
足罵不絕口至頸斷乃已繼昭為刑部尚書者侯泰
字順懷南和人以薦舉起家洪武末自禮部員外郎
擢刑部左侍郎建文初進尚書燕王舉兵泰力主抗
禦之策嘗督餉至濟寧又出淮安總軍餉已而京師
不守泰行至高郵被執下獄不屈死弟敬祖子玘并
坐死妻給象奴福王時贈昭泰太保昭謚剛烈泰謚
勤貞
鄭恪丹徒人一曰定遠人廉慎有能建文初官戶部

侍郎時帝用齊泰黃子澄策以次削諸藩任言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今日備財粟併軍實果何為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將坐其困耳燕王聞而惡之及燕兵起任與同官盧迥主調兵食師入金川門任猶圖抗禦被擒詰問不屈死之子經亦論死少子戍廣西三女給配嘉靖中知府劉儲秀立祠祀之盧迥者仙居人為人爽朗不拘小節而大義皎然少喜飲酒飲後輒高歌聲出金石人或謂迥狂士也及既仕顧折節恭慎建文三年

拜户部侍郎燕兵入都城不屈縛就刑長跪而死台
州祀之八忠祠福王時任追俱贈太子太保户部尚
書任謚清敏迫貞達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官吏部文選
主事有聲建文二年歷官至兵部右侍郎燕兵臨江
植驗戰江上慷慨誓師部將有議迎降者植責以大
義甚厲部將遂殺植以降且邀賞燕王怒立誅部將
命具棺斂植獲葬於白石山家屬皆走匿無一人敢
會葬者福王時追謚建文諸臣有言邊昇者榮澤人
為兵部郎中燕兵至不屈死全有聲者河南人為刑

部侍郎徽兵江西為南昌衛官縛至京死遂俱贈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謚昇果愍有聲翼愍而武云金侍郎者即純絶實不死仕永樂中至尚書云

景清本耿姓訛為景真寧人倜儻尚大節讀書一過不再目洪武中領鄉薦遊太學二十七年擢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命署左僉都御史未幾偕御史鄧文鏗劉觀奏事以疏字誤懷印入刑科吏疏為給事中所劾下詔獄尋宥之詔巡察川陝私茶除金華知府建文初為北平叅議燕王與語言論明晰王大稱賞尋召還為僉都御史

已陞御史大夫燕師入諸臣死節者甚衆清素預密謀且約方孝孺等同殉國難至是獨詣成祖自歸成祖善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委蛇班行者久之人莫測其意一日懷刃入朝先是星官奏有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獨著緋衣入遂收之得所藏刃衣裾中清知事不成躍起嫚罵曰吾之所以不死者欲為故主報讐耳今不成天也成祖大怒曰無論天子即親王敢爾耶清曰故不敢殺王欲殺篡天子者耳命抉其齒且抉且詬含血直噴御衣成祖愈益怒令剝膚剝肉刷以鐵帚實之以芻繫長安

門是夜成祖夢清遶殿追逐心惡之旦日輦過長安門繫忽斷行三步若犯駕狀乃命焚之併燬其族已而數入殿廷為厲又命發其先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天啓中秦人高其義壽祠祀之福王府贈清太保左都御史謚忠烈

茅太芳名誧以字行泰興人儁擧能詩文負奇節洪武中為淮南學官考績入朝太祖召對悅之擢秦府右長史制詞以董仲舒為言太芳益奮激輔導盡職顏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為之記建文元年遷副都御史燕師起遣討淮南守將梅殷辭甚激烈聞者壯之

後坐奸黨被收不屈死之子順童道壽弃論死二孫
死獄中妻年六十餘教坊司正德末祀於縣郡人侍
郎儲巏辯其遺文名希董集又有周璿者洪武末以
天策衛知事建言擢左僉都御史燕師至亦不屈死
福王時贈大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謚忠愍璿左副
都御史謚肅愍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太祖征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
祠見題壁詩奇之顧問作詩者誰也或對曰里中儒
生胡閏立召見帳前洪武四年郡舉秀才入見帝曰
此書生故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僉事遷經

歷建文初以直諒選爲右補闕尋進大理寺少卿燕師起與齊黄輩晝夜謀畫軍事成祖入京首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三人至別衰絰望闕慟哭聲徹殿陛乃趣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耳服不可更也成祖以族誅恐之閏不動命武士舉金瓜擊其齒齒盡抗聲不絕成祖大怒命縊死以石灰水沒脫其皮實以草成人形懸武功坊即日籍其家子傳慶與其姻族二百十七人皆繫至市駢斬之其外親之姻戚戍邊者一百十四人幼子傳福年六歲發錦衣充幼軍出戍交阯仁宗登極詔軍戶止一丁者宥

為民傳福書赦還值交阯亂赦書不得達調銑州天順初年六十一縣而死聞妻任縛詣刑部時四歲女郡奴自懷墮地致攜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截去日以爨灰汚面禿而垢積二十餘年其家不以人類畜之洪熙初還赦還鄉貧甚誓不嫁見者競遺以錢歎曰此忠臣女也死時年五十六鄉人私謚曰忠肴貞姑嘉靖時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聞以郡奴祔高翔者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應召為監察御史多所建白建文時尤僇力兵事成祖聞其名召見欲用之翔衰服入大哭語又不遜遂

族誅之人發其先塋雜牛馬骨焚灰揚之以其地爲
漏澤園親黨悉戍邊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税曰令人
世世罵翔也福王時贈閣刑部尚書謚忠烈女郁奴
謚孝貞贈翔太僕卿謚忠愍
廖昇襄陽人不知其所以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
王紳華友善洪武末由左府斷事擢太常少卿建文
初勅修太祖實錄董倫王景爲總裁官昇與高遜志
爲副總裁官李貫王紳胡子昭楊士奇羅恢程本立
爲纂修官皆一時之選也燕師渡江朝廷遣使詣劉
地不許昇聞而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殉難諸臣昇

死最先其後陳瑛奏諸臣不順天命效死建文君請
行追戮亦皆及昇云鄒瑾者永豐人洪武末薦至京
為大理寺丞建文末亦以不屈族誅瑾書與同邑魏
冕擊徐增壽於廷冕亦死難人稱永豐二烈又永豐
鄒朴者或言即瑾子也建文初仕周府直言進諫王
怒錮之王被收擢朴為御史遷秦府長史聞瑾死亦
不食卒福王時贈刑禮部尚書謚文節瑾大理卿謚
貞愍

論曰古有之從容就義又云視死如歸若建文諸臣
非所為伏劍不屈者耶然則殺之適以成其志也況

不重之以慘毒殘戮忠良以逞一時之忿百世而下

其孰能許之乎吁文皇亦過矣

明史卷一百八十六

王叔英
黃鉞　陳繼之　葉福
戴德彝
王度
建極
董鏞
高巍　韓郁
王良　林英
蔡運
石允常
張彥方
鄭華　松江同知

王艮　高遜志
程本立　韓永　張德明
王彬　崇剛
英
丁志方
黃彥清　宋征　巨敬
姚善
王省

列傳三十七

周是修　程通　石棋
泰
曾鳳韶
魏冕　謝昇　甘霖　牛景先
葉希賢
樊士信
陳彥回　葉惠仲　黃希范
顏伯瑋　向朴　鄭恕
陳思賢

王叔英字原采黄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二十年以薦為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多惠政嘗旱絕食以禱立應建文時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罰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証古今可見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帝嘉納之成祖兵至淮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而京城不守會齊泰來

奔叔英謂恭貳心全執之志至告之故乃相抱慟哭共闔後舉已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裕間自經於元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寄壤間忠孝貴克全既余事父母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無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顛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渺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裳曰生既已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愧於後世成祖登極陳瑛簿錄其家妻金氏亦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叔英與方孝

擕友善以進義相劘切建文初孝擕欲行井田叔英貽之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酈信如平勃任如蕭曹莫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昔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心悅

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以更易制度為燕王藉口蓋叔英之遠識如此叔英死天台道士盛希年收葬之楊士奇少受知於叔英正統中表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為文以祭嘉靖中郡守益謂廣德判官始為立祠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並祀其妻及二女福王時贈禮部侍郎謚文忠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二年進士廷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李貫三人皆同里

並授翰林院修撰如洪武中故事設文史館居之預修太祖實錄總集類要修時政記類次秘閣書目諸大著作艮皆綜理之又數上書言時務燕兵薄京城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安能顧若等哉時解縉吳溥亦艮鄉人與艮及靖居相隣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三子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死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畢隔牆聞靖呼曰外閙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尚不忍

寧自思予須臾艮含淚哭聲已伏鴆死矣縉馳謁成
祖入見甚喜慕歸靖復會縉曰情與君殊當自決縉
給靖入房曰吾與汝不死鎖其門而去見成祖曰臣
才不及靖靖方欲自盡臣以人守之成祖曰盍與俱
來對曰非臣力所能須遣近臣數人諭以大義成祖
亟如縉言靖既至成祖迎執其手曰好箇秀才如何
從我寔免靖遂叩頭謝成祖太悅李貫亦迎附後成
祖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
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
爾等寧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

也成祖曰爾以是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耳後貫遷中允坐累死獄中臨卒嘆曰吾愧見王敬止矣福王時謚良文節贈禮部侍郎又有高遜志者蕭縣人僑居嘉興幼嗜學師事貢師泰周伯琦等文章典雅成一家高洪武初徵修元史入翰林為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十五年試吏部右侍郎旋以事謫官朐山建文初召還為太常少卿與董倫同為會試主考官得人稱盛燕師入遁去隱鴈蕩山中是秋卒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舉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遷紀善建文元年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王得免改衛府紀善衛王建文帝弟未之國是修留京師預翰林纂修好薦達知名士陳説國家大計成祖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共搆析之是修屹不為動京城失守宮中火發是修留書別友人江仲隂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

拜先師畢自經死於尊經閣年四十九成祖踐阼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萬曆中督學御史錢位即是修死所立祠祀之是修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介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計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乃輯古今忠節事為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家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為文未嘗鉤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初士修與楊士奇解縉胡靖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義惟是修不負其言後士奇為作傳語其子轅曰當時我

亦同死誰為削父作傳聞者傳以為笑與是脩先後
死者又有石撰譯文人以學行稱於鄉洪武中由薦
舉為寧府左長史燕王舉兵撰在大寧撤為守禦計
無以臣節當將祼王王亦心敬之及燕兵襲大寧執
撰憤罵不屈遂見殺程通績溪人祖平坐事戍延安
通以貢入太學上書乞赦還其祖辭甚哀太祖憐而
許之後以廷對稱旨授遼府紀善從王之國遼東燕
兵起從王浮海歸朝上封事數千言陳備禦之策進
左長史成祖即位從王徙封荊州有言通前上封事
多指斥者械至京瘐死獄中家屬戍邊福王時贈是

修歷事謚貞毅謚撰貞愍通贈苑馬寺少卿

黄鉞字叔揚常熟人少好學洪武中法令嚴急士多不樂仕家有田在蕩澤陂鉞父令督耕其中鉞從友人家借書竊讀不廢縣舉賢良授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建文三年丁父憂方孝孺吊之屏人問曰燕兵日南蘇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儆戒鉞曰三府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堵拓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可任吾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

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有餘而御下寬恐不足以定亂然國家大勢當守上游兵至江南禦之無及也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善得書與鉞相對哭誓死國鉞至家依父殯以居燕兵至江上善受詔統兵勤王以書招鉞鉞請營葬畢乃詣軍既而童俊衆以鎮江降鉞聞國變杜門不出明年以戶科左給事中召半道自投於水以溺水聞救其家得不坐當燕兵之入也死難者未有四給事陳繼之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為戶科給事中時江南僧及道士多腴田繼之請人限五畝餘以賦民從之燕兵起數條奏機宜京師破不

丞兕殺父母兄弟皆戍邊妻子沒官韓永西安人戎田浮山人與總之同官狀貌魁梧音吐洪亮每慷慨論兵事成祖即位召至欲官之抗辭不屈死龔泰義烏人洪武中以鄉薦入太學授戶科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燕師渡江宮中火起泰馳赴燕兵縛以見王王以非姦黨釋弗殺自投城下死泰嘗遊學宮有狂人擠泰溺池中幾死泰弗與校人服其量里中有巫言人禍福輒中泰至則不能出一語予永吉富至兵部侍郎葉福侯官人建文二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燕兵至福守金川門死之福王時謚鋮忠獻總

芯荻景乘莊介泰端累福郎懸並贈太常寺卿又張
德明將樂人由都督府斷事改戶科給事中燕師來
書遣蔡兵敗執不屈斷臂死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
修尋遷侍講太祖諭之曰翰林雖職在文學然既列
禁近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
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汝
宜以古人自期德彝感奮圖報稱直聲震於朝改監
察御史蓋以言顧建文時改左拾遺燕王兵起與方
黃輩日夕謀兵事成祖即位召見不屈死之當德彝

死時兄弟並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及令闔室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毀戴氏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至京極刑拷掠終無一言戴族遂全福王時贈德彝太常卿謚毅直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父德剛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邑林暴掠德剛為陳利害遂戢其部衆欲奏官之辭去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事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致孝行臺薦與官力辭不就鄉人稱為孝隱先生洪武朝旌表孝子嘗謂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窮經為名而無實學子之質近厚且

年力方富當志聖賢之學本立由是篤志修檢聞金華朱克修得考亭之傳於許謙往從之造詣益深洪武中舉明經秀才除秦府引禮舍人君見賜楮幣鞍馬毋憂去官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國開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入覲坐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攜一僕之任土酋施可伐煽誘百夷為亂本立單騎入其巢諭以順逆利害諸酋咸感悅歸附未幾復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知本立賢屬行縣與兵事本立且撫且禦山行夜宿不避險難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

凡九年民用安業三十一年奏計京師學士董倫府尹向寶交薦之徵入翰林預修太祖實錄遷右僉都御史作御史箴以自勵俸入之外不通餽謁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貶官仍留纂修實錄成出為江西副使未行值燕兵入自縊死福王時贈太常卿謚忠介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監察御史燕王兵起朝議遣使持詔諭鳳韶慷慨請行比至燕抗不納取竹通節鼓風達之亦不納乃還成祖稱帝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衣襟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腸讀書而登

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卽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

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囑其妻李氏子公望勿易

吾衣卽以此殮遂自殺年二十九李氏亦自經死福

王時贈太僕卿謚忠毅妻謚貞愍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少力學工文辭洪武中用明經

薦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建文時燕王兵起度與齊泰

黃子澄等畫兵食時李景隆敗績盛庸代之度密

陳便宜可制勝者乃有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

反用事忌庸等功掩己讒間遂行度等與謀者皆見

疏已而師旋屢敗度奏請募兵王師捷於小河勅度

勞軍徐州北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成祖稱帝坐黨謫戍賀縣語不遜闔門被繫度竟論死福王時贈太僕卿謚襄愍

王彬字文質東平人洪武中進士拜監察御史巡按江淮駐揚州會北平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嬰城堅守時盛庸兵既敗人無固志守將王禮謀舉城降彬執之及其黨繫獄剛出練兵彬修守具晝夜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嘗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俾力士莫敢動禮弟崇廖賂力士母誘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猝縛之出禮於獄閉

門納燕師彬興剛皆不屈死福王時贈彬太僕卿謚
忠莊贈剛德清伯謚壯愍
魏冕永豐人建文時為御史北兵至金川門都督徐
增壽徘徊殿廷有逆納意冕率群御史毆之幾死建
文帝倉皇艱朝冕猶大呼請速加誅明日宮中火起
或勸冕歸附冕厲聲叱之遂自殺左都御史陳瑛請
追罪籍族其家同時有諸城人謝昇懷寧人甘霖襄
垣人連楹古田人林英聊城人丁志方皆為御史昇
被逮不屈被誅霖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楹叩
馬欲犯成祖被擒引頸受刃屍植立不仆英出募兵

廣德知事不可為再拜自經妻朱氏下獄亦自經死福王時謚冕曰毅直昇曰貞勤霖志方曰貞定極田剛烈英曰毅節以極死尤烈獨贈詹事蘇省太僕鄉又有董鏞者不知何許人與冕同為御史諸御史有志節者時時會鏞所誓以死報國諸將校壞之心亦力戰者鏞數舉章劾之械致後坐逆黨死家戍極邊葉希賢松陽人以進士為御史建文中李景隆敗炳文率兵禦燕相繼敗績希賢劾其喪師失律請誅之朝廷不聽成祖即位坐逆黨論死或曰去為僧後不知所終又有牛景先者不知何許人或云亦官御史

金川門開易服宵遁遇一僧曰徐行吉速行凶乃徐行死於杭州僧寺妻妾沒入教坊司有遺腹子名能五傳至濱皆為樂戶萬曆中祠祭郎葛寅亮為除其籍

高巍遼州人尚氣節能文章母蕭有痼疾巍左右將奉至老無少懈母死蔬食廬墓三年洪武中旌其孝行由太學生試前軍都督府斷事疏請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又條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尋以決事不稱旨當罪減死謫戍貴州關索嶺特許從姪代役曰以旌孝子建文帝即位上疏陳

乞歸田里未幾遷州知州王欽應詔辟巍巍因赴吏部上書論政事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此之古制實皆過當今諸王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命秦晉燕蜀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子弟分其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亦類而分王之少其力而滅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

臣以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
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宥之再犯赦之三犯不
赦則令親王告太廟削其地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
哉書奏帝頷之已而燕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
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陳義禮曉以禍
福感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
壯其言許之巍至燕自稱國朝處士高巍再拜上書
燕王殿下太祖上賓天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
戴海內有聖明外有藩輔成康之治再見於今矣
不謂大王顧與朝廷絕張三軍抗六師臣不知大王

意何居也今在朝諸臣文者智謀武者勇奮執言仗
義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於指掌皆云大王藉口欲
誅左班文臣實則吳王濞故智其心為路人所共知
巍霸恐奸雄無賴乘隙奮擊萬一有失大王得罪先
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
雖易若建瓴然自兵興以來今經數月尚不能出蕞
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所統
將士計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衆應天下之師
火王將士亦易罷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
肉尚生離間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其同心協力

致死於殿下矣巍每念及此未嘗不為大王洒泣流涕也願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再修覲好朝廷鑒大王無他必蒙寬宥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抗衆為僥倖不可成之事巍誠不知所税駕也況大喪未終每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相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萬世公論謂大王為何如人惟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巍復上書言大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

亦如周公有碩膚之遜無驕悖之形輔我天子守成
如成王使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又言巍白髮
書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旌表
臣巍孝行巍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
巍年至頹也如蒙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巍亦可以
無愧矣書數上皆不報已而景隆兵敗巍自拔南歸
至臨邑遇參政鐵鉉相持痛哭奔濟南誓死拒守燕
兵敗遁巍嘗作賦紀事自鉉以下如徐將軍盛統兵
高僉憲宋大參張都統王知府王府校王貴播皆將
其所戰守功載統兵者膚也餘不可考燕王破京城

巍自經死於驛舍福王時贈太常少卿謚忠毅當建
文時上書言燕事者又有御史韓郁書略曰諸王親
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
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偏見病
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
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
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
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
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

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事亦于困於轉輸又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惟煙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至愚戇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燕師渡江郁棄官遁去不知所終

黄彦清歛人建文時為國子博士以名節自勵善言辭一日行市中見童子遜讓有禮道有遺帛或過而拾之拂其塵以物鎮之而去嘆曰何世風之厚也入朝備道之稱帝德化所致帝曰昨宮中有諠譁朕諭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豈朕有乖德歟行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多欲歟悱然自責二人始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何斯言之易也彦清頓首曰萬邦時雍而有予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失睦是其常事陛下引為己過愈見盛德永樂初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帝坐死

并逮其從子金蘭等繫獄敵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後官知縣有善政又有巨敬者平凉人初為御史後改戶部主事充史官清慎有執與尚書陳廸同逮問不屈死夷其族樊士信者應城人以兵部主事守淮力拒燕兵死之後亦滅族宋徵者為宗人府經歷建文中嘗上疏請削罪藩屬籍又嘗論李景隆喪師失律懷二心燕師入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福王時諡敬毅直士信莊忠並贈光祿卿諡徵直愍與彥清並贈光祿少卿

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洪武三十年以刑部郎中擢僉

都御史明年刑部員外郎溫厚等坐法下都察院獄良及同官張春鄭資以嘗與厚等為僚友稍緩其獄為御史周庸所劾皆逮官良仍為刑部郎中建文中歷官刑部左侍郎坐議燕府人罪不減不當上特出為浙江按察使成祖即位顧德之遣使者召用良良執使者將斬之衆劫之去良集諸司印於私第未即決妻問故曰吾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君男自為計毋慮我遂饋良食食已抱其子入後園置子池旁投水死良殮妻畢以子付所善某僉事家遂積薪自焚印俱燬事聞帝曰死固良分朝廷印信不可

毀毀印良不得無罪從其家於邊正德中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祁公署為祠祀良福王時贈良副都御史謚忠毅妻謚貞烈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洪武中繇鄉舉歷祁門縣丞同知廬州重慶二府洪武三十年遷蘇州知府初太祖以吳俗奢僭欲重繩以法黠者更持短長相攻訐訟滋起難治善為政持大體不為苛細訟以是衰止吳中大治好折節下士賢士隱者輒往就謁與布衣俞貞木交善有錢芹者負奇節善願見不可得嘗餽貞木米吏誤致芹所芹受之貞木曰錢先生不

妄取予令受府公饋知府公矣善聞之喜欲往見芹使人先之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以月朔會學宮善如期延芹至齋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非當今所急也善悚然起問芹乃出一册授善遂去視之皆守禦策時燕兵已南下善容結鄰近知府練民兵為備薦芹於朝署行軍斷事善尋至京師會朝廷以燕王上書貶齊泰黃子澄於外善言泰子澄不當貶遂復召之冬建文四年詔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府兵勤王未及戰燕王入京索子澄急子澄匿善所約共航海

衆兵善謝司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當行收兵圖興復善守土與城存亡弁子澄去善為麾下千戶者縛以獻不屈死年四十三子節等四人俱戍配芹守繼忠從李景隆北行遣入奏事道病將卒猶條上兵事緩急卒年七十三賜棺葬黃山福王時贈善太僕卿謚忠愍亦贈芹光祿少卿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為歸安縣丞被誣謫死彥回戍雲南弟彥囦戍遼東彥回入滇家人從者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在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去顧貧不能歸往依鄉人定遠知縣黃

積良胃姓黃久之以閩中教諭嚴德政薦授保寧府
學訓導三考至京太祖召見以爲平江知縣逾年太
祖崩彥回入臨又以給事中楊維康薦擢徽州知府
建文元年以循良受上賞遣祖母郭喪當去百姓走
京師乞留彥回襄經赴闕自陳首乞得復姓奪哀留
徽除彥回戍籍彥回乞終喪不許許襄事還府再乞
又不許葬郭徽城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時至墓下
哭甚哀人目之曰太守山彥回對百姓泣曰吾罪人
也向以亡命冒他姓祖母存陳首恐獲罪隱忍且二
十年令祖母沒宜自請死上特宥我終當以死報國

斥燕兵通京師彥回糾集義勇赴援成祖即位械至京死籍其家時又有葉惠仲者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太祖實錄遷南昌知府永樂元年坐書靖難事多指斥以逆黨論死籍其家黃希范者不知何許人洪武末知徽州府與長史程通善通誅希范亦逮治籍其家福王時贈彥回太僕卿謚穆愍惠仲希范並贈太僕少卿蔡運者南康人歷官四川參政勁直不諧於俗罷歸復起知賓州有惠政永樂初亦論死又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或言為周繼瑜勤王詔下撤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

義感動人心乔作請難兵承恩悖道成祖即位械至京礫於市福王時贈太僕少卿謚莊愍石允常者寧海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河南僉事廉介有聲坐事謫常州同知建文末率兵防江諸將皆潰遂棄官歸後追錄癈周藩事逮至京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免死戍邊卒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時李景隆屯兵德州拒燕沛人終歲輓運伯瑋善規畫得不困書設豐沛軍民指揮司乃集民兵五千人築七堡為備禦尋調其兵益山東所存疲

弱不任戰燕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間行至徐州告急援兵不至遂命其弟珏子有為還家侍父題詩公署壁上誓必死燕兵夜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拜畢自經死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死遂自刎父旁沛縣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被執燕將欲釋子清子清曰願從顏公地下遂死之又遣謙往徐州招降謙不從亦死胡先收葬伯瑋父子屍於沛縣南關外是時與伯瑋先後死者又有三知縣向朴慈谿人力學養親洪武末以人材召見授獻縣知縣縣無城郭朴集民兵以守與燕將譚淵戰敗

被執懷印死鄭埜仙居人蕭縣知縣燕將王聰破蕭
埜不屈死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張彥方龍泉人
初為給事中以便養乞改樂平知縣應詔勤王率所
部抵湖口被執械至樂平斬之梟其首於譙樓當暑
月一蠅不集經旬面如生邑人竊葬之清白堂後又臨
海人鄭華由行人取東平州吏目燕兵至州長貳盡
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固守城破猶力戰不屈死
福王時贈伯瑋太僕少卿謚忠愍有為翰林待詔謚
孝節謚予清義節謙果義並贈工部員外郎謚朴忠
莊埜愍節彥方莊愍華貞莊並贈太僕少卿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授官省言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授浮梁教諭凡三為教官最後得濟陽燕兵至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眾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孫禎别有傳福王時贈省禮部員外郎謚貞烈

陳思賢茂名人洪武末為漳州府學教授成祖即位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卧不迎詔率生

貢伍性原陳應宗林玨鄒君默曾廷瑞呂賢郎明倫堂為建文帝又臨如禮有司執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或曰死於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賢侑以六生福王時贈思賢禮部郎中謚貞愍

論曰明興禮賢勸士人自濯磨學者皆知忠孝節義之為美矣迨於嗣君雖在位日淺而雅意右文儒生嚮用是以革命之日士大夫樂為之死如王叔英以下若而人並能慷慨激昂捐生殉國斯非崇儒興學之明效乎彼夫菲薄章縫嫚罵韋布甚至摧殘撲折惟恐其不力者則又何也